

清儒學案 (三)

徐世昌 主纂

清儒學案
徐世昌

知识产权出版社

清儒學案

徐世昌 主纂

(三)

知识产权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清儒學案/ (清) 徐世昌主纂. —北京: 知識產權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198-589-3

I .清... II .徐... III .學術思想—思想史—中國—清代 IV .B24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6) 第 120560 號

清儒學案 第三冊 Qingruxuean

主 纂: 徐世昌

責任編輯: 蔡虹

出版發行: 知識產權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澱區馬甸南村 1 號
網 址: <http://www.cnipr.com>
電 話: 010-82000860 轉 8324
印 刷: 知識產權出版社電子制印中心
開 本: 850mm×1168mm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一版
字 數: 796 千字

郵 編: 100088
郵 箱: caihongbj@163.com
傳 真: 010-82000860-8129
經 銷: 新華書店及相關銷售網站
印 張: 27.625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全套共十冊) 定 價: 1500.00 圓

ISBN 7-80198-589-3/K · 006

如有印裝品質問題, 本社負責調換。

《清儒學案》出版前言

清代集中國古典學術之大成。進入民國以後，為清代學術做總結者，不乏其人。梁啟超於民國年間所著《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前後多次刊行，治清代歷史者，幾乎家置一編。徐世昌組織編纂的《清儒學案》雖亦為同期重要著作，但由於卷帙浩繁，印次印數較少，今日書肆已難覓其蹤。

徐世昌（1855~1939），字菊五，號菊存，一號菊人，晚號弢齋、水竹邨人、石門山人、退耕老人、弢齋主人、東海居士，籍貫天津。其前大半生生活在清代。光緒十二年（1886）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翰林院編修兼任國史館協修、武英殿協修。清末，曾在天津小站協袁世凱督練新建陸軍。後任軍機處大臣、政務處大臣、會辦練兵處大臣、巡警部尚書、兵部尚書、民政部尚書、郵傳部尚書、東三省總督兼管三省將軍事務、實錄館正總裁、內閣大學士、責任內閣協理大臣等職。民國三年（1914），任國務卿。七年（1918），由安福國會推為總統。十一年（1922）下野。之後，息影津門，潛心著述，刊有《歸雲樓硯譜》、《書髓樓書目》、《大清畿輔先哲傳》、《晚晴移詩匯》、《水竹邨人集》、《退耕堂集》、《歸雲樓集》等二十餘種。

《清儒學案》為徐世昌晚年主纂，始於民國十七年（1928），迄於二十七年（1938），歷時逾十年。十七年，徐世昌召集舊學耆好，擬定《清儒學案目錄》，然後交由京城同仁預修。次年一月，《清儒學案概略》稿成，徐氏親自審定。自此，各卷初稿次第送至，徐世昌按日續閱，其間凡有商榷、批答，即通過函件往還，交流看法。至民國二十三年（1934），徐世昌已屆八十，他不顧年高，加緊批閱，乃至為閱稿而閉門謝客；同時，為早日成書，閱定即送京城付梓，二十七年，徐世昌將《清儒學案序》重新加以厘定，全書遂告完竣。

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纂修者多在京城，為方便起見，京中事宜多由夏孫桐主持。夏孫桐小徐世昌兩歲，字閏枝，號悔生，晚號閏庵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清朝末年，曾任湖州知府等職。民國初年，入清史館，預修《清史稿》。後曾佐徐世昌編《晚晴移詩匯》。民國十七年，再應徐世昌之邀，佐修《清儒學案》。夏氏不僅擬具凡例，商定體例、案名，而且總成京中纂修諸事，於學案編修其功甚大。纂修者除夏孫桐外，知名者還有金兆蕃（蘊孫）、王式通（書衡）、朱彭壽（小汀）、閔爾昌（葆之）、沉兆奎（羹梅）、傅增湘（沅叔）、曹秉章（理齋）、陶洙（心如）、張爾田（孟劬）等。

至於徐世昌纂修《清儒學案》的原因，其序言開宗明義，已道原委。結合歷史可知，徐世昌雖已下野賦閑，但自居“民國元老”，仍以匡濟天下為己任。而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的廣泛傳播，則與他“晚清遺老”文化情結相違背，令他憂心如焚。“仁義乃為治國本，儒道自是立身基。”他倡修《清儒學案》，正是有感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狂瀾既倒”的現狀，力圖通過修道設教，復興儒學，用儒家的道德教化來正本清源，挽回世道人心，阻止西方文化的傳播，進而實現“經正民興，斯無邪慝”和“崇儒重道，遐邇同風”的儒家理想。

有人稱，《清儒學案》是最後一部大型傳統學案體史書。《清儒學案》凡二百零八卷。涉

及人物眾多，編次以案主生年為次，分正案、附案、諸儒三類。列入正案者一百七十九人，附之者九百二十二人，諸儒六十八人，共一千一百六十九人。內容括及經學、理學、史學、文學、天文、曆算、地理、音韻、訓詁、金石、校讎等學術門類。時間跨度，自清初至清末長達二百六十餘年，約分為清初至康熙、乾嘉、道鹹以降三大時期。全書以“崇儒重道”的道統史觀為宗旨，以漢學與宋學以及程朱與陸王學派的關係為主線，就清代學術進行了總結。一定程度上可以說，這是一部較為系統、完整的清代學術通史。它為後人較全面地認識清代學術源流、查證清代學者事蹟提供了重要參考，同時也保存了大量文獻資料。當然，此書亦不乏其缺點，如對清代今文經學的評價有失客觀，對晚清新學家不予收錄等。

在中國學術史上，學案體史書約興起於南宋。朱熹撰《伊洛淵源錄》，被認為是開風氣之作。明代學者耿定向、劉元卿作《陸楊學案》、《諸儒學案》，明確標槩“學案”之名。清代前期，黃宗羲撰《明儒學案》，全祖望繼黃氏父子成《宋元學案》，至此，學案體史籍體例大體完備。道光年間唐鑒作《國朝學案小識》，光緒年間黃嗣東編《道學淵源錄》，其內容完整性，體例嚴謹性，以及學術價值，均遜色於《清儒學案》。雖然，後來以學案體編史者仍有其人，著名者如錢穆撰《清儒學案》（因戰亂而遺失）、楊向奎撰《清儒學案新編》，但就其編纂思想、史學方法論而言，已非舊體史學，而當屬於新史學的範疇了。作為道學中人編修的大型史書，《清儒學案》自有其歷史價值。該書的影印出版必將為清代民國學術研究提供極大方便。

張昭軍

2006年9月於京城紅山書房

天津徐世昌

南昀學案

南昀之學出於梁溪高氏左袒姚江釋毀密證二錄標明宗旨傳至尺木與大紳臺山昌言內典更非陽儒陰釋者比風氣自此而開可以觀學術之變然尺木考求文獻大紳兼談經世臺山篤志訓詁皆非專溺寂滅者茲附詳焉

述南昀學案

彭先生定求

彭定求字勤止號南昀長洲人父瓏號一庵順治己亥進士官廣東長寧知縣有惠政以廉直不爲上官所容被誣劾歸益力於學晚得梁溪高顧二子書奉以爲宗先生幼承家學長師事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昀

睢州湯文正公成康熙丙辰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性澹榮利鯁直自遂在官三年乞假歸侍父講學研極性命慨然以道自任既而入都奉職擢國子監司業設條教正文體杜請託以八旗子弟人材所出宜豫教集孝經古訓爲旁訓譯以國書頒諸教習以訓官學生擢侍講復乞歸父憂服闋補原官逾年引疾歸遂不出康熙五十八年卒年七十有五先生爲學以不欺爲本以踐行爲要初好五子近思錄徧讀先儒書輯其要爲儒門法語而服膺尤切者在明七子作高望吟七章以見志七子者白沙陳子陽明王子東廓鄒子念庵羅子梁溪高子念臺劉子榕壇黃子也時論學者多詆陽明甚謂明之亡不亡於朋黨不亡於寇盜而亡於學術先生恫之言誠使明季臣工以致良知之說互相警覺提撕則必不敢招權納賄則必不敢妨賢虐忠

則必不敢縱盜狀民識者方恨陽明之道不行不圖誣詆者顛倒黑白逞戈矛弄簞鼓一至於斯因著陽明釋毀錄又以入德之方莫先主靜濂溪之蘊發於延平默坐澄心乃其要領東林復七其遺矩也著密證錄又以寡過之方莫備於易喜伊川易傳兼採瞿塘來氏說旁通諸家著周易集注又著有小學纂注孝經纂注明賢蒙正錄及南昀文集詩鈔各若干卷

羅有高撰行狀 先生正事略

小學纂注序

朱子以古小學一書散軼無傳乃重采輯經傳諸史以補之分爲內外篇凡四卷舉立教明倫敬身爲三綱領而實之以稽古一條又推廣稽古爲嘉言善行二條此其用意似專便童子科誦習然極吾儒畢生德業之所造其能越是立教明倫敬身之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昀

二

義哉學固無大小別也而特謂之小學者亦以人性之近而習之遠也必從孩提稍長良知良能中自然愛敬一點真心培養擴充無有放逸然後日引月長融會貫徹故是書必授於蒙養之時及其行而著習而察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不同條共貫程子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朱子亦曰小學者學其事大學者學其小學之事之所以然亦可以見無小之非大而下學上達曷嘗歧而視之哉濂洛蔚興薪傳嗣續一時著述之盛莫如朱子而垂惠來學加意養蒙採本返始苦心胞篤如此所以元明大儒推重是書先後如出一口灼然龜鑑之不爽也定求今夏日侍家君側與聞理學諸書考證原委伏見先儒表章小學疊疊弗釋整襟奉讀如準繩規矩之當我前可以不約而肅不强而齊乃深歎束髮受書以來弗能蚤識講求堅

厥趨嚮而徒徇詞章利祿之習浸淫流俗荏苒靡所振厲良可
悚懼因謂是書之不可一日晦也吾黨卽日月既邁仍當如童
子初入小學時觸目省心收攝保聚庶幾知非改過不至終身
溺惑而後已又況於小子有造天性未漓循循誘以希賢希聖
之域斷無容舍是書而別立之門矣遂不揣固陋哀集諸家舊
註標其節旨疏其字義而做五經旁訓之例授諸家塾適吾師
桐城吳公視學河南聞定求纂註是書而善之欣然捐俸授梓
俾得流播以廣其傳然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未之能免譬
夫陟泰岱者基步於一岑觀河海者溯流於近派云爾

孝經纂註序

按孝經十八章與尙書同出孔壁孔子曰我志在春秋行在孝
經蓋明天性之根抵邇人倫之原始舉凡百行萬善畢貫於其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明

二

中其義真其詞約其旨該歷代表章列諸學官若東漢期門羽
林之士悉通孝經辟雍教化彬彬稱盛洵乎覺世牖民端賴是
書矣國家興道致治旣命儒臣纂修孝經衍義皇上躬行懋德
孝比虞周時復訓飭臣民揭示忠孝大節煌煌綸誥激發人心
定求備員成均懼不克報稱竊見八旗子弟英儒翰林橋門鼓
篋實儲卿士大夫之選思所以育才成德惟是敦天性明人倫
爲亟因舉孝經諸家註疏輯成旁訓并翻譯善本刊授官學朝
夕講求縱云掛一漏萬而循章晰義開卷瞭然稍爲初學之一
助多士誠能事親則必能事君守身以敬服官以廉臨民以惠
務盡移孝作忠之道而後無忝乎所生家有令子國有良臣庶
幾副教養之至意云爾

儒門法語題詞

一余每見梵書道藏刻布流傳層見疊出固亦勸勉脩持之義
而吾儒家言但以訓詁佔畢爲進取階梯異學者流遂曰儒門
淡泊收拾不住良足慨矣竊謂家珍俱在無待乞鄰因哀集先
儒集中擇其講學明道及夫家訓里約切實精嚴者錄諸坐隅
自備觀省亦未敢以問世也適同志見而善之樂襄黎棗或於
夫子所云法語之言可參證云

一聖學真傳鄒魯以降續自濂洛精蘊微言周程張邵斯其至
矣而功殊博約候分頓漸則實自朱陸立言始要之入門異而
歸墟同無容偏舉也若徒沿襲聚訟詆誣排擊口說日熾躬行
日衰又奚尙焉故是編始自朱陸主於明義利之辨決誠僞之
幾遞及元明大儒縱先後標指不無因時補救而均之登堂入
室蓋孔門顏曾已然矣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明

四

一先儒語錄雖單辭片語提撕警覺炯若龜鑑不可勝摘是編
特舉其垂世立訓之篇琅琅可誦吾生也晚不能親躋講堂與
聞警歎對此箴規如臨師保能不悚然懼慙然悔乎至薛子讀
書錄王子傳習錄劉子人譜定當單行全帙弗敢舉一漏十也
一是編斷章取義於先儒道統源流未之鱗次故弗備其人也
亦不能仿近思錄之體依類分纂猶屬吉光片羽學者貴得其
大意之所存云爾有能益余固陋者當爲續登剞劂
明賢蒙正錄序

義皇畫卦首乾坤而屯蒙次之屯者天地氣交之始蒙者人物
形生之始也程子曰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
乃作聖之功也所謂正者實取諸山下出泉之象周子曰山下
出泉靜而清也今夫赤子初生胚胎渾然元氣融然情識未鑿

何靜如之嗜欲未攻何清知之愛親敬長知爲良知能爲良能

不由於學不由於慮蒙之本體初無有不出於正者特其靜者漸搖清者漸汨於是波流蕩激而性始遂不可問聖人岌岌乎思所以養之終日學亦以致其不學之良知終日慮亦以復其不慮之良能而作聖之基在焉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夫豈矯強而然哉自昔端人碩士道德可師名節事功可表者當其髫髻時莫不岐嶷挺出早露端倪預留微驗得其至靜者而無以搖之得其至清者而無以汨之故曰正也風會遞變人才易消試率諸蒙而語之曰爾無不正彼猶齟齬而不相信瑟縮而不相屬疑若取諸天性之外而束縛之琢削之爾蓋亦示以蒙之本無不正者庶幾迎機善導之爲近且易也歟余養病休暇偶閱有明諸賢傳紀竊見一代名哲接踵炳炳麟麟不勝

殫述乃自附於識小之義輯其幼儀英特者彙成一帙名之曰明賢蒙正錄維諸賢之嘉言懿行於此發軔及出而際昌期扶否運或則羽翼宮牆或則指撐宗社非異人任也亦可以見蒙之本無不正靜者常靜清者常清凡厥後生耳目猶是心思猶是誦習之業進取之塗無不猶是又何忍自棄於不正而靜者搖之清者汨之以致古今人之不相及哉於歲東隅幾時桑榆垂暮圓顱方趾慚負良多若其父兄之所教師長之所率不復稱先則古趨浮僞而棄篤誠驚紛華而忘澹泊則彼血氣未定習慣自然果行育德又何賴焉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余願爲蒙者憬然覺尤願養蒙者肫然誨不揣固陋而效此嚆矢之助

文集

主敬工夫須變化說辨

主敬二字聖學盡性之宗旨也自中庸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爲教而復申之以慎獨便是主敬工夫兼動靜而言必以靜存爲之主靜以宰動不易之理也自周子有主靜立人極之說程子恐人墮入虛寂一路乃揭一敬字入門方有把握而卽曰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者何也卽周子無欲故靜之謂也故朱子曰敬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舉夫整齊嚴肅常惺惺其心收斂不容一物爲主敬立說總無歧塗蓋扶出主敬二字不得更作轉手勢唐虞之言執中孔子之言不踰矩大學之言明明德中庸之言尊德性道問學孟子之言求放心皆發明主敬工夫也故曰敬者德之聚也今忽聞有主敬工夫須變化之言是於主敬作轉手勢也似欲屏棄宋儒而別爲

之說愚因反覆思維覺與千聖授受心法大儒衛道條理脈絡離而去之終夜悚息不忍默默因就來說所及者以對如堯之欽明卽貫到平章協和舜之溫恭早辦得賓門納麓敬之全體流行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今日直至平章協和而後可謂欽哉直至賓門納麓而後可謂恭已設堯不踐阼舜不徵庸將不得謂欽與恭乎何以處夫聖人而不爲天子者也借曰爲聖人而得位者言則全從事功起見是以有天下而不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種氣象下夷於桓文管晏之流而孟子王霸之辨性之反之假之之解俱屬贅辭矣文之敬止是綱仁敬孝慈信是目緝熙工夫自與君臣父子國人相際今日直言敬矣然必合仁孝慈信而後全乎爲敬愚不知敬止之止爲何止仁孝慈信之止又何止也強分次第畛域固不可也易曰敬以直內卽靜

存之謂義以方外乃遇事時加以省察克治正是止敬工夫精密處故程子曰內直則外自方方之爲言警嚴切實與變化二字渺不相涉焉洪範九疇所以明治天下之大法自然缺一不可敬用五事主誠身而言非以此疇爲體而諸疇爲用也至如仲弓言居敬而行簡全爲行簡而不居敬者下鍼砭耳今反曰居敬亦兼行簡輕重倒置矣總之全體皆敬故隨時隨處之敬皆全體之發見何必曰事思敬執事敬行篤敬皆德之一端而非全體乎不從全體做工夫則一端之敬幾何其不至於息也主忠信與主敬固相合矣繼以徒義卽易所謂方外是改過遷善之謂徙者非從主敬爲徙也其於變化二字何居合證諸說總難委曲回護變化二字見於經書者頗多從無爲主敬工夫作注腳者易云擬議以成其變化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化而裁

之之謂變知變化之道者則知神之所爲此就觀象玩占而言也中庸云動則變變則化不動而變此就成功及物而言也蓋自大極流形於二氣五行之中凡品彙之分殊經權常變之錯綜吉凶消長之倚伏至賾而不可窮紀惟攝以一敬則精神凝一天理存人欲絕渙者斯萃剝者斯復是主敬者所以爲千變萬化之樞紐而聖學於是歸根也今反加變化於主敬之後以主敬歸根於變化愚實未之前聞且夫氣質之敝性甚矣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又曰學者以變化氣質爲先所謂氣質者非必凶暴貪淫如說中所譬鷹與鼠之類而已或私智小見之穿鑿或浮詞曲學之陷溺伎求或克而潛伏億逆或戒而復萌甚則無非無刺而入於鄉愿之愚次則日至月至而違於顏子之仁皆氣質未能變化處氣質

變得盡便是純乎天理之極非主敬工夫而何而主敬又何容變化乎學之不講岌岌乎如一髮之引千鈞吾人惕然猛省舍主敬無由入門便須步步鞭辟近裏著已使此心潔淨精明自做主宰從此日積月累漸漸涵養純熟庶幾視聽言動不蹈非禮而無有矜持矯強之迹若曰主必有輔主必有客以體爲主以用爲輔與客聖人主敬工夫從無此體外之用也主人公皇皇求輔求客以爲變化則所變所化如木且離平根而奈何以歸根爲解乎是必其所謂主敬者非真主敬功利之術熾詞章之累滋人品僞德行衰皆由此導其流弊莫知底止斷難遁於放逸之譏也且先儒所謂主敬者非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只是還得此心無欲之本體則敬在是主卽在是原要隨事專一不稍放逸不止是閉目靜坐其必以靜坐爲先

務者良由物交淆亂思慮紛營之後非靜中略綽提撕則氣且奪志到臨事時許多錯亂顛倒故先儒每教學者靜坐今不咎吾人之於動也不能常如其靜而反咎靜坐爲必入於執著愚未見隨緣逐境之流終日憧憧往來而可以語主敬工夫者此猶見人之仆跌不急扶之使立又從而趨之疾行明明欲決大儒之統宗以爲浮沈玩世之具此非愚之敢肆其抵牾之見也說終已將何時打破敬字之句和盤托出矣敬可打破乎打破矣猶謂非相反乎夫聖人之申申天天正從靜中涵養得來全是天理爛熟勿忘勿助之候所謂恭而安也周子之光風霽月程子之傍花隨柳俱作靜坐觀可也非於主敬工夫別有所加也吾人不能遽至於是姑從靜坐以爲涵養庸何傷愚又聞之矣曰有主則實蓋謂此心渾然天理無少虧欠也又曰有主則

虛蓋謂此心湛然人欲不得攙入也主敬之實際工夫成始成終者此也今日以變化助主敬是主敬猶有所未足而乃待助邪助之爲言是爲無主乃亂故不可以不辨

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序

潛庵先生清修粹德儀刑屹然來撫三吳風移俗易比隆淳古遺愛深長耕夫牧豎猶能頌說不衰於是學士大夫皆知先生之爲眞儒可以明體達用謂其生居伊洛效法程朱儼在姚文獻許文正伯仲間也雖然先生之表見於世者如此而欲識其學所從入與所得力處非讀其書究其指要之所存則猶涉於循牆捫壁之見而先生之精神面目吐露幾何哉定闇弱無能早志於學幸侍先生几席稍聞警咳比先生歿受其文集迴環讀之數年於茲乃信先生之學純明篤實非襲前人之皮膜樹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南酌

九

一己之藩籬者所可同日而語所以表裏洞徹足爲後生法程也夫學之必宗程朱固家喻戶曉也而先生之宗程朱則能力踐乎程朱之行而會通乎程朱之言程朱之言居敬也窮理也未嘗不知行一貫博約同歸動靜互攝也相沿相習於帖括訓詁之徒支分節解脈絡壅闕浸失程朱之本意至於姚江喟然爲拔本塞源之論揭致良知以爲宗孜孜教人掃蕩人欲擴充天理則本體工夫包羅統括直截簡易始知程朱所謂居敬窮理者初非區爲之途繁爲之迹正使程朱復生當必引爲同心之助而議者好爲排擊坐以新學異門卒之意見沈痼功利潛滋則亦自託於程朱而實自絕之者矣先生遽資夙稟甫入承明日與同志切劘正學淡於仕進壯歲抽簪復從孫徵君先生於百泉之上青燈白雪講習亹亹灼見性天無小間隔一以躬

行心得爲歸絕不拘牽文義競起戈矛每日姚江之學返本歸原正以救末流之弊而特嚴其門人虛見承襲流爲沆洋恣肆致疑於以儒入禪者此其善學姚江正所以爲善學程朱也與程子曰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是卽周子無欲故靜之說也先生體認真切灑然有吟風弄月以歸吾與點也之意故其視蘭臺石室也細旃廣廈也縣衙樹戟而兵刑錢穀之紛紜也皆鳶之飛魚之躍也極諸毀譽利害當前不動生我順而歿我寧一逝川之不舍浮雲之太虛也嗚呼非深於聖學者能之哉今其文集具在特節其要而錄之非敢僭爲取舍亦曰先生之言實先生之行也若第以語言文字觀之雖多亦何取焉用是振綱挈領奉爲箴銘之在側庶乎從入之途得力之地瞭然心目由是知先聖先賢異世同堂又何事羣言之聚訟也與

清儒學案卷四十一

南酌

十

與顧昀滋書

秋杪冬初賤體頓覺衰憊日惟掩關謝客細思現前實地舍卻靜之一字更無從著腳熟讀賢昆季東林晰疑諸篇闢發正學的是顛撲不破前見某公議及忠憲復七之非謂那得許多無事時冥目空坐愚應之曰聖學固是動靜合一但初學必由靜而入當忠憲閒居之日則借七日中屏酬應斂精神自是培養有益至其出山當軸方汲汲於振臺綱持廷議自不暇靜坐耳某公笑而領之然未便與之深辯徒費氣力想高明亦以爲然邪三魚堂之不滿於忠憲端文乃因姚江而遷怒也其意根總在帖括起見故抵死爲天蓋樓束縛眞是含沙射影愚謂今日果有實心好學者則莫若姚江之近裏著已敲骨吸髓一步不

肯放鬆有起死回生之功并不必以忠憲未脫姚江藩籬爲諱庶乎浮雲撥而青天出矣管見如此亦因近日反覆於姚江之書始知議以虛幻者眞反而言之不會看到存天理去人欲六字耳幸同加證明斯講習之樂事也

與林雲翥書

足下來自閩南毅然志在聖道而清苦刻勵甚於方外行腳之徒求諸今日士林可謂希世獨立者下問拳勤僕竊自愧無能追步昔賢方且反躬自治之不暇何敢妄當傳述之任然願進於足下者其說有二一日無遽求高遠而略庸近則從修己而言也吾夫子以庸德庸言自勉勉人正爲子臣弟友閒有許多不能盡分之處孟子謂曹交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子歸而求之有餘師然則舍現前實地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明

十一

爲近裏著己工夫而必馳情於鉤深索隱以爲聖人之道有出於人心同然之外者必反流入於異端堅僻之行而與下學上達之旨失之千里矣一日無輕徇聲聞而遺踐履則從求友而言也朱子之注學而時習之也曰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便是能知必貴於能行注止於至善也曰全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工夫更何等精密其與濂洛脈絡原是洞澈無間固非爲沿習舉業者以訓詁爲階梯也若象山陸子鷺湖之會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章淋漓痛快聞者爲之流涕陽明王子著拔本塞源論直接孟子正人心之義未嘗不深切著明白沙陳子亦曰名節者道之藩籬固未有理學而不名節者也若徒綴葦冊子紛論異同便擬自附壇坫以爲媚世諧俗之徑迹其趨向正在鄉愿之巢窟而自絕於狂狷之可以羽翼

中行者矣縱使著書等身正蹈程子玩物喪志之戒其可耳食焉而墮其術中乎僕賦質孱弱雖自幼喜讀先儒理學書而始則濡首於應舉繼則混跡於從仕幾至汨沒性眞賴天之靈困心衡慮深知游宦之爲累決策引退乃得詳討先聖先賢遺書而洗滌習染之舊然恨不得屏跡深山捐棄塵累也初歸時里中有一二奉佛友人欲援僕爲同好僕心格格不入每聞其揚釋抑儒不勝嗟歎因有儒門法語及王少湖先生俟後編湯潛庵先生文集節要之刻略爲定厥指歸不敢歧途參互以至狂瀾潰決云爾若夫文星閣建自前明萬厯年間爲長洲學宮巽方星峰故下有書院向供文昌像士子志科名者由之趨踰其來舊矣僕爲諸生時亦與其列及登第後南中遂以爲徵驗而神明垂訓則惟以誦述四子六經及宋明大儒諸書爲主正欲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明

十二

痛絕祈禱使學者以改過徙義爲務迴非附會二氏者比故爲羽翼宮牆之地而能尊崇之者亦鮮僕自歸田以後鍵關謝客縱未免孤陋寡聞猶遠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之弊而已矣竊謂當今日而有講學者乎則不必曉曉於紫陽姚江之辨也世風淪喪相率於寡廉鮮恥恬不知怪駸駸乎人禽之關置之不講尙何講學之有謹按念臺劉子有人譜證人會二編當奉爲聖學入門之路由是而後可以講靜坐靜坐不淪於空寂可以講讀書讀書不涉於支離而孔孟相傳之道一以貫之有不火然泉達而不能自己邪梁谿道南餘緒諸君子猶有切實用功者試以鄙言就正之

與林雲翥書二

足下述友人語云昔人謂聖賢建立功業絕不費力豪傑幹辦

事務絕不犯手誠哉是言也夫從古功業未有不經勤勞積累而後建立者何云絕不費力固非就簡趨易一味要享現成之謂蓋功業循理而成不待矯揉造作如大禹之疏濬決排胼手胼足三過其門不入而孟子謂之行所無事則真絕不費力者矣世間事務亦有一家非之不顧一國非之不顧而後幹辦者何云絕不犯手更非和光同塵遠避嫌怨之謂蓋事務循理而為不涉偏私回互如周公之誅管蔡夫子之誅少正卯墮三都豈不最駭人耳目而及其大害除大奸戢心事了然無纖毫過當則真絕不犯手者矣若不從此處推勘聖賢豪傑之真心而徒襲取成語以為模糊影響之談未有不至於依違洹泗而後己者尙何功業可建立事務可幹辦邪至於論理正要從論事處打箇對同若泛泛言性言心則不難傾倒先哲之精蘊而其

論事也又以世俗是非毀譽顛倒錯繆之見寓乎其間此惟目不覩理學之書者則任之不校而已豈可以津津講學而亦出此邪此僕之所以不得不辨也聖人之道大抵善善長而惡惡短夫矜孤恤寡扶弱拯枉固善事也然一出於貨賄營謀之私則善事亦為惡也若惡在一人之身者猶屬可恕惡在一人之身而害及一家之倫常傷及一方之風化直道在人鋤而去之若養苗去莠非得已也事理之閒固有不容假借不容混同者非敢尙氣爭論正欲從此講求實學之歸爾

寄林雲翥書三

前冬駕行時瞻送弗及種種抱歉倏忽再更寒暑山川迢遞風雨飄零伊人之思時縈胸臆今年初夏始接足下去秋之札極為浣慰抵家以後鍵關靜坐卻能勘破物情獨尋真我此入聖

法門也昨又見五月初旬手書何其愛我深切之至披緘瀹若清香滿頰可謂同心如蘭矣僕以衰鈍餘齡兀居避俗雅思與二三素侶講習切磋而能究此事者絕無其人形影子然因之日就頹唐惟見足下超然名利之外不恤身家希蹤先哲竊自愧薄殖無能稍効啟發有虛下問惘惘忱別後年力益儻家中雖安常無事而撫時自警補過弗遑章句紛紜徒歧門戶毫無益於歸根復命之地鞭辟近裏工夫舍姚江致良知三字蔑由伐毛洗髓當時親炙諸賢固多卓立不朽而邇來真儒得力於此者惟夏峰孫鍾元先生二曲李中孚先生能使我深信不疑大約聖學必要動靜合一而下學之始須由靜坐延平先生觀未發以前氣象的是師傳心法今之講學者徒以著書辨論為長一言靜坐便是二氏餘習僕斷不敢附會其說草堂枯坐日若深山如足下游興可鼓秋冬閒擔簦至止晨夕觀摩彼此有益青蔬白飯猶易取給書冊亦不必多帶也望之望之特託何孝廉寄此布復

附錄

先生父一庵被誣落職卽訊先生提一襪觸冒風雪跋涉數千里至粵號泣呼天哀感行路未幾事得白一庵固清白吏不受蠅點亦先生之誠孝有以格神人而孚上下也

楊道撰墓表

先生會試第一廷試讀卷大臣置卷第三聖祖問會元卷何以列第三大臣奏言書法不及前二卷聖祖曰會元策末數行有勸勉朕躬意往時周程張朱豈俱工書者親擢第一

羅有高撰行狀

聖祖南巡賜御書開局揚州命與諸臣共校全唐詩時先生門人秉銓政謂銷假卽可按俸遷除先生不應畢事還仍閉關謝

客獨宿涵真洞中雞鳴起焚香靜坐日出謁先師及家廟以爲常觀花對酒有得輒發之於詩灑如也

先正事略

先生扶植善類獎勵名節棘棘不阿張清恪巡撫江蘇爲總督鳴禮所誣獄久不決代者至先生率諸耆紳及諸生數百人具章白張公誣請以民情入告事雖不行天下猶知有清議

同上

南畝家學

彭先生紹升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南畝曾孫父啟豐號芝庭雍正丁未一甲一名進士官至兵部尙書晚歸林下學兼禪悅世稱清德先生承累世家學工於文成乾隆己丑進士家居不仕初慕賈生之爲人思樹功烈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後與同縣汪大紳縉瑞金羅臺山有同縣薛家三起鳳游大閱藏經究出世法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畝

十五

絕慾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立近取堂施衣施棺恤廢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以周族所著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測海集觀河集其文集多載本朝名臣事狀又有儒行述良吏述皆裨掌故論學則欲徹儒釋之樊而游大同之宇休寧戴東原震嘗貽書辨之云

參先正事略二林居集

文集

讀古本大學

大學一書古聖人傳心之學也傳心之學明明德一言盡之矣親民者明德中自然之用非在外也民吾同體親之云者還吾一體而已矣故下文不曰親民而曰明明德于天下心量所周蕩然無際民視民聽民憂民樂民憂樂如大圓鏡物無不鑒如太虛空物無不覆是謂明明德于天下故曰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歸仁非在外也亦還吾一體而已矣至善者明德中自然之矩所謂天則也見龍无首乃見天則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所謂至也故道莫先于知止矣知者明德之所著察止外無知知外無止止外無知是謂知本知外無止是謂知至知至云者外觀其物物無其物物無其物是謂物格內觀其意意無其意意無其意是謂意誠進觀其心心如其心如其心是謂正心由是以身還身以家還家以國還國以天下還天下不役其心不動于意不殺于物是謂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其機莫切於知本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而身以知爲本故反復于本末之辨而終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知本則知止知止則知至不其然乎雖然本未易知也知本矣而其功莫精于誠意蓋亂吾知者意也意之動而好惡形焉是不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畝

七

可得而遽泯也慎之于獨而已矣慎之于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已矣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言無作也無作則無意矣心廣體胖此其徵也洪漢烈文德之所被民不能忘一誠之所貫浹也所謂誠于中形于外也何以誠之反之于獨而已矣反之于獨不昧其知謂之自明用其極者自明之極本斯在是矣緝熙敬止其功也仁敬孝慈信一止也極也大畏民志通天下之志也意既誠矣知斯至矣知本之說也然則學者宜知所以事心矣心本無所有所不可也本無不在有不在不可也善事心者納之于矩而已矣所謂正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自國而天下納之于矩而無不修且齊焉治且平焉矩也者所謂極也至善也絜矩云者即本以知末止于至善明明德於天下之實也君子先慎乎德反本而已矣彼好惡拂人之性者豈其性異

人哉舍本而逐末卒爲天下僂本其可勿務乎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讀中庸

中庸其盡性之書乎何言乎天命之謂性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成一切性離一切性成一切性故卽性卽命離一切性故卽性非性喜怒哀樂之未發性也一天也寂然不動而未嘗無也發而皆中節性也一天也感而遂通而未嘗有也知也者所以明此也仁也者所以體此也勇也者所以恆此也子臣弟友夫婦兄弟一性之所發育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性之所影現也惟知性者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其盡之矣盡之者非獨自盡其性天地鬼神草木禽獸一以貫之矣何以貫之曰誠而已矣誠之之功曰慎獨而已矣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矣故終之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善學者以闇然爲基以不顯爲究竟純亦不已與天爲一其斯爲中庸之德乎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

十七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正心之功也慎其獨者誠意之功也不言致知格物者何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致知格物莫切於此且所謂不可離者在心邪在身邪在物邪而非物也而非身也而非心也一命之不已而已矣知此之謂明善不違乎此是謂固執語其至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能能故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所知所能卽夫婦所可知所可能夫婦所不知所不能亦聖人所不知所不能道足以窮聖人之知而不能窮聖人之

所不知道足以窮聖人之能而不能窮聖人之所不能其不知不能者其莫載莫破者也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其可離也邪其不可離也邪

誠則明矣明則誠矣無二本也學者由教而入其必自明善始善也者其命之不已者也其不可須臾離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明之之功也明其不已者而已矣明其不可須臾離者而已矣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不知德性何以爲問學不知問學又安知德性之所以尊哉同此德性明其無外則曰廣大明其無內則曰精微明其無上則曰高明明其無所倚曰中明其無所作曰庸致之盡之極之道之皆問學之事道之乃所以尊之也自其善之本明者言之謂之故溫之者勿忘而已矣自其善之日出者言之謂之新知之者不懈而已矣敦厚者所以保之崇禮者所以孰之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斯之謂矣是故不達天道則不足以盡人道不盡人道則不足以達天道二之者惑也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

六

與韓公復書

接手書蒙誘進以斯道反覆開喻明辨以哲感切感切承諭存養省察致知三者交資其說至當願願有進者古之聖賢因病立方隨時補救雖千途萬轍然其要歸一而已矣天命之性人所同具不學而能不慮而知所爲學與慮者不過去其所本無還其所固有而已格物致知要于切已處用力則知乃真知物非外物意誠心正一以貫之矣讀書講明義理祇貴求其放心期于自得非外求附益也兄謂學未有不以知爲先固也知豈可外求乎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二者之辨甚微學者往往依託

附會認賊爲子非誠于爲己者未有能斬然無惑於其際也程子曰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德性之知不假見聞又曰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認取更不可外求合之定性書識仁篇諸說參之可以審端致力矣紛紜同異之說且可一切置之否則析理益精去道轉遠近世講學諸老可爲明鑒區區所不敢出也

答宋道原書

往歲在京師與臺山相會得聞足下行誼輒傾心向往頃辱手書論朱陸異同之說竊有不能無疑者敢誦其業以復于左右紹升年二十四始有志於學以爲學者求其在我者而已于朱陸兩家之書惟取其切于身心者反觀而默識之至彼此異同之故則不暇致辨譬飢者之于食求一飽焉菽麥之辨非所急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明

九

也自一二年來反復于中庸之書乃益信陸子之學其爲聖人之學無疑也足下謂陸子遺棄問學專重德性以是爲陸子病是未知聖人之學唯在復性復性之功在明明德外德性無所爲問學也外德性而爲問學謂之玩物喪志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所以明善善非德性邪篤行者明之而不已其功也此一貫之旨也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卽博卽約非二物也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道也聖人之學也知聖人之學則知陸子之學矣足下勇猛向道近今所罕顧自以矜持太過每多所留滯果何爲而然哉毋乃所以尊德性者或未得其方與朱子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願足下深體斯言也紹升自分才力淺薄雖稍知徑路而實踐爲難方將晦迹寬閒之地優游猷飫以期斯道之有成足下教以隱居

求志愛我良厚敢不拜嘉獨念去聖遙遠斯道榛塞願足下獨觀于昭曠之原無以一家之說自泥紹孔氏之絕學爲一世之宗師以副區區願望之心幸甚幸甚

與戴東原書

承示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二書其于烝民物則形色天性之旨一眼注定傍推曲曲宣洩無餘其文之深切奧衍確然戴記之遺漢唐諸儒言義理者未之或先也紹升惜於學問于從入之塗不能無異要其同然之理卽欲妄生分辨安可得邪顧亦有一二大端不安于心者敢質其說于左右竊謂學問之道莫切于審善惡之幾嚴誠僞之辨善惡之幾審則能日進于善而終止于至善至善者一天道之日新而已矣誠僞之辨嚴則能日進于誠而終于至誠無息至誠者一天命之不已而已矣天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明

三

命不外乎人心天道不外乎人事是故離人而言天不可也是二書之所極論也其或外徇于形名內錮于意見分別追求役役焉執筌蹄爲至道而日遠乎無聲無臭之本然不知天其何以知人是故外天而言人不可也程伯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一語之下全體洞然殆二書所未及察也原善之言天命也引記云分于道謂之命解之曰限于所分曰命此恐不足盡中庸天命之義中庸之言天命也言上天之載而已此上不容有加若有加何以云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無去來亦無內外人之性于命也亦然昭昭之天卽無窮之天孰得而分之命有自分卽性有所限其可率之以爲道邪率有限之性以爲道遂能位天地育萬物邪此其可質者一也虛寂之文見于大易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大傳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不虛則不能受不寂則不能通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虛寂之謂也今謂犬之性牛之性當其氣無乖亂莫不沖虛自然則亦言之易矣人于無事時非有定力不入于昏則流于散而況犬牛乎又曰老莊尙無欲君子尙無蔽似亦未盡無欲則誠誠則明無蔽則明明則誠未有誠而不明明而不誠者也其謂君子之欲也使一于道義夫一于道義則無欲矣程伯子云天地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無欲之旨蓋在于是固非必杜耳目絕心慮而後乃爲無欲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疏證以朱子復其初之云本莊周書而訾之以爲德性資于學問進而聖智非復其初明矣是謂德性不足以盡道必以學問加之則德性亦不足尊矣夫學問非有加于德性也漸有以

盡乎其量而已盡乎其量則聖智矣故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明其無所加也反之者復其初之謂也又以老莊釋氏之自貴其神而轉以訾夫張朱二子夫神之爲言不始于老莊釋氏易大傳曰神无方而易无體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何謂邪謂不當以神與形爲二本二之非也將先形而後神而不知神之無可先也此其可質者又一也合觀二書之旨所痛攻力闢者尤在以理爲知有物焉得于天而具於心謂涉于二氏先儒語病則不無然外心以求理陽明王子已明廣其非矣將欲避眞宰眞空之說謂離物無則離形色無天性以之破執可也據爲定論則實有未盡以鄙意言之離則無物離天性無形色何也物譬之方員則譬之規矩未有舍規矩而爲方員者也舍規矩而爲方員則無方員矣形色譬之波性譬

之水未有舍水而求波者也舍水而求波則無波矣于此欠分明則于易所謂神詩所謂上天之載皆將遷就以傳吾之說而先聖之微言滋益晦其究也使人逐物而遺則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細更望精思而詳說之幸甚不宣

書汪子格物說後

物有本末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此是格物第一義家國天下以身爲本身以心爲本指其動於彼者言之曰意指其覺于此者言之曰知其實一心而已矣心無方而寓于物形而爲百體分而爲五倫皆物也有物必有則明乎不二本也格者量度之也本文選運命論注引倉頡篇即物以達其本所謂致知也知本則知至所謂本立而道生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若汪子之言格物也吾惑焉其引易繫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通神

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是爲格物之證不知此乃聖人開物成務之功用而非下學所有事也下學之事在反身而已矣萬物皆備於我明萬之不離乎一也反身而誠舉天下之物莫逃乎我矣今日萬物之理散殊于天地者無窮吾心所知者未盡必窮盡萬物之理而後可以反身而誠夫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果何謂邪吾道一以貫之在反本而已矣吾見今之爲格物者焉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三代典章律算識緯之術無一不精研而力究之彼固以此爲散殊之理也及究其所謂一以貫之者輒茫然自失是果大學之教邪汪子平生論著其于本末之敘亦既瞭然矣獨是說狃於補傳不免彼此抵牾故不可以不辨朱子語錄云窮理且令有切己工夫若只汎汎天下之理不務切己即程子所謂游騎無歸也又云若能于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者箇道理方是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它那大底是甚物事按此二

則較補傳更切古本以知本爲知至正是此意

南昀交游

朱先生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父集璜死明季之難先生因慕王哀摯柏之義自號曰柏廬遂棄諸生授徒贍母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以主敬爲本門弟子來學者必授以小學近思錄爲入門法程舉業外別設講約闡發書義商榷經史仿白鹿洞規每講書進止肅恭以身爲鵠營示學者曰日用常行雖曰道不外是然古之所謂日用常行大段不失倫常矩矱今之日用常行無非種種惡習人心只辦得卑鄙二字倫理上只辦得苟且二字以此爲日用常行更無出頭日子必須勘破從前魔障跳出坑坎直以聖賢之心爲心聖賢之事爲事把此日用常行一一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昀

三

正其本位更從上面探討精彩以此進道不難諸君各具一本來面目各具一全副精神猛力向前將世道人倫士品學術一擔挑去某亦願拜下風何必區區之言是聽哉其居喪哀毀動人設田贈族葺祠修墓友愛諸弟白首無閒僻居陋巷布袍幅巾裹足不出自束脯外絕不泛受人惠有司將以博學鴻詞薦固辭乃止康熙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二所著書精力最注者刪補蔡虛齋易經蒙引又自撰四書講義多先儒所未發又有愧詠集若干卷其治家格言尤膾炙人口云

參彭氏所撰墓志先正事略

文集

答徐昭法書

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修心狎侮其體不

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安百姓安矣若視它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與能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

又

聖賢之道不離乎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

清儒學案卷四十二 南昀

三

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惟卽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于是

顧先生培

別見梁溪二高學案

徐先生世沐

別見桴亭學案

潘先生耒

別見亭林學案

尺木交游

汪先生緒

汪緒字大紳吳縣人諸生早自拔俗一意治古文嘉定王光祿